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史四百十七

開禧同司桂國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管

勅修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元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

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
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
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
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
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
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三詔之頒果能確守初
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冗銷
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
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
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披其二二欲召用之矣凡內

外小大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
有陛下亦嘗披其二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
下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文無實情決
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
者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
當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徃徃皆未節
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
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
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來
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考廉節之臣有

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錫褫削奪而實皆以為陛下默遠善上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誤散外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准簽書樞密院事大

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奏

盛感于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作

小人之不明是心陛下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

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

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

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

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

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

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

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

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喪經在身愈當警
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
春秋方富之年居五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
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
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
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
國家之節度以人則臨也陞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
是必疑其終爲我用肅心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
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
陰一軍拔其尤者以摧敗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

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
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有吾之大體不然跋扈
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
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逸相視效則其所
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
白賊久安之地當日反爲鴟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
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以曹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
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
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
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

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况
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
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
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
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
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
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
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
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
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

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
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
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
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
廷有禁包首其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
者自如欲行堵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
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
頹弛而夫養實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
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關乾
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
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
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
卒不變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
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
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
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平境內之民
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弄飢寒之氓常欲
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
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

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
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
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窟伏山谷窺
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
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
厥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
遼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
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
輩起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
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

字四百今十↑
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
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
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餉累日不
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
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
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
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用可再用而不可三
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
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
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
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
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
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
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
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
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
之殿司軍閥為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
愈呼噪行簡以聞裁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尋

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
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
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言甚懇切師得不
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接
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
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
封肅國公母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
兵戍邊邊事稍寧每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
寧軍節度使禮泉觀使行簡自淳祐元年二月薨

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
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
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
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
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
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
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
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
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
尋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
樞密院事乞賜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
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
殿大學士體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
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
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贈少師謚文齋所著書有禮記解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
進士歷官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
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
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
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
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
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
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
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

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并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
 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
 郎克四川宣撫司叅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
 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
 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
 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
 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
 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擬太宗事以
 原且謂太宗矜心易啟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

下嗣服十有三年其危之勢密甚回視太宗治效
 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
 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庶以共理未若貞觀之
 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京縣伯八月拜叅知政
 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淳祐四年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直授知樞密院事兼叅
 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
 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
 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

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憂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之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借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心不償勞軍欲為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其軍心賴三三而定一服其機警且嘉定十年金將高其馬古論慶壽寺犯襄陽圍襄陽時邊烽又熄

卒至人情震懼方帥諸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部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勁兵拒戰葵率先鋒奮擊再興繼進殲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沁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揚義諸將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傳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海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陷蘄州者至久長數十騎出

山椒葵帥揚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連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虞寅官軍分三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兵稍下山再興遽衝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軍范疊鼓聲軍突圍葵繼進殲金兵數千敵併力回再興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范葵急會將校

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喚聲撼山谷金人元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技所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使許國傲葵議兵葵至曰右侯欲圖賊而坐賊亦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者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眾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

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眾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實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寧遠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曾武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為擢遂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
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畿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至內地况包藏禍心

不止告糴者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懼所言

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毋疾
省侍不得刳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
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
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
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
也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
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

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蔡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閹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閹畧則自此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有不可勝諱者蔡非欲張皇生事啓釁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蔡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彊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一安一危一治一亂

朝廷之討叛與不討爾淮東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丞相安則凡為國之臣子為丞相之門人弟子莫不安矣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外夷盜賊侵侮國家未嘗不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藐視朝廷負君相如翼之無如李全前此畔逆未彰猶可言也今已破蕩城邑已各無忌憚若朝廷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為國欲望特發剛斷名其為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鋤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彌遠

宋史四百七十七

宋史四傳卷二百三十六

謝

凱

寫

字四口一十
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蔡直寶
章閣准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蔡葵帥雄
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
將之以蔡兼參議官顯穎之兄也奉方絕人方在襄
陽每出師必使顯及蔡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
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全攻
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及
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間全
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
朝廷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汝誠能寵汝官職蓋不貴

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責之言甚
多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四
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在
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
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
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
朝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今在行陣又能率先
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公頓首
謝曰臣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

宋史四百一十一
謝

捐軀以報陛下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蔡上疏請
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
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
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
兵南下渡河發水牯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
蔡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
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
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兵部尚書進端明
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大司馬田使蔡前後
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得祐二年進大學士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
制不允蔡上疏曰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
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
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持循惟恐先墜
往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
不顧捐軀戡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克也陛下
昭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知
勸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
而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追服居廬乞從彝制又
不許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閉然哀

四十一
疾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臣嘗
先國家之急而效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踰一紀
食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喪麻之制伸苦塊
之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
數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
知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
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
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
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
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

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不
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
成外患不足畏又乞朔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
之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
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
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
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能為觀文殿學士克醴泉觀
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
實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鄂州改

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長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罷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

夕洲屋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紛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久長與弟葵俱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十六年為軍

罷監丞以直祕閣知光州十七年入為知大宗正丞
刑部侍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府進直徽猷閣知
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
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
大喜范即遺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楚二人
從之范厚賚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
抽還楚州又請拘馬軍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
籍牢城重役人克之別籍民為半年兵春夏在田
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長
上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葵

之

曰以義如履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
也失此不右而右山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
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
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
皆起發擇二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于楚
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
自此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瑄雖能得
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湏令親履行陣指
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
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

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
 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
 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又移
 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
 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
 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
 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
 以離其黨不出坐十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
 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
 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使是積聚多自足用矣

相又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事安靖之福
 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
 揮涕而歸會全日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
 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
 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
 矣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
 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回不同若廟筭果
 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
 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
 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

且決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
民軍吏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
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
也內無以新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
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
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函人之
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
事又禁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
賊見范爲備則必已心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
范爲首綱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末之信

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
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梟
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
且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
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
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
慢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祠三年知安
慶府未行政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
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
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

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
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入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
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
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
彼深入之謀或欲行青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
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
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
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
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
頁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來則堅壁以坐

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變伺隙時遣修
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
過寇之兵也盱眙之寇妻小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
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甬里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
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惟揚金陵合肥
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器械必利教閱必
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
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
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
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

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師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

以言調王明本李平與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阜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相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人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權移司兼知黃州

尋兼淮西制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
軍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
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
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
則倚王昫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
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
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昫內叛李伯淵繼之焚
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
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
心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晉

飛以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巨
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
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寧府居住
嘉熙三年叙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
家

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
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
之勢或者猶恐前言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
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
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

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美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為命官輟獄立賞捕盜盜非人未得忠寃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

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之法宮嬖護之遽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徃徃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實寘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曰明間謀二曰修馬政三曰營山水砦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加重過絕遠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分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參知政事溥祐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二年
 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惠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
 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太宗正寺丞
 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闕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教
 甚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
 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
 責備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
 可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
 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

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况未必去耶方
 得言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
 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勳亦
 在史李昂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說者又曰天錫之
 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
 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
 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
 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甚諫之去出
 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士台惡自養黨姦
 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職罷
祠後依舊職與祠居即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
監察御史音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
請致仕乃敘復官職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
粒來進丞相費似道恐其希望誣權右司即官盧越
左司諫趙頌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
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其罪
咸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方叔在相位
子弟干政若說余玠之類是也

曰高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諫范鍾游似同下

相位皆謹勸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
若何而蔡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
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蔡材館之士即其
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
奮國之志不喪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
宦臣至以玩好冊劑為人主壽而坐是貶削有愧

夫

宋史四十一卷

宋史四十一卷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

勳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煥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

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

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

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簽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

宋史四百十八

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
 上疏論致火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
 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
 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闈官之竊弄并威福者勿見
 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
 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
 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
 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玄轍
 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表者斥懷姦
 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

包荒毋兼容表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
 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
 災為祥易亂為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
 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又貽書
 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平給三曰振恤
 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
 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
 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
 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此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

宋史四百八十八
 謝道高

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
開調度寔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
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內
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
之書者其筭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
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
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
貲潛之之言卒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
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
筭備海之宜進取有其

言漸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二曰
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為細常之宗主
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脉五曰廣畜人才以待
之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
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
探禍端而圖長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
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
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
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
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

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
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
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
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蔽以為襄漢
潰決與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天
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群情以剛明消眾慮
警言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
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
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
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

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與
運使王栻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
國宮改王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
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
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
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
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州而俟太子之生帝
嘉納兼侍讀經筵以厚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
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

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政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明年以水火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以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旨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次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

計字四百五十一
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為
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媢阿
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
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
之兵已蹈賓榔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
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
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
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
憂章鑑高鑄嘗與下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躑躅與
徐蕭泰來等群小專習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

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
沈次實趙與魯惠之腹心爪牙而任其堂臣其為之搏
擊乃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
等小人為之又乞今大全致仕次等與祠高鑄羈管
刑軍不報屢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
功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次論劾落職命下中
書令又洪弁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
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
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
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潛人聞之咨嗟悲

勸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尋授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錄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論隨事規正多所得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凋後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元鳳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為厲已囚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不置義陣寬誅求察証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夏賑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斂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象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宗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乞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

宋史四百十八
謝
高

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備謂當申儆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侍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曰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

司業晦予郡共殿中侍御史仍兼

言京城公

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之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私而貪黷無復出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實祐元年兼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闕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爲執綬官各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之三年遷權

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敷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為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接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參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以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密令八事高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元鳳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

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叔人心重賞罰日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與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

宋史四百一十八 謝 凱 寫

三百九十七个
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
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
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
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
稱善人其鄰吏知縣者各其能杖諱健士璘俛首不
答歸語燁曰父祖之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熹於
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
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
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

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
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
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
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劄白鷺洲書院兼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召為屯田郎官不行遷直祕閣江西
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
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
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
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
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

項奉身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初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毋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
 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
 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
 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為
 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為行實章閣待制為參謀
 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有疾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
 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
 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

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
 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
 參知政事遷參知政事于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為似道
 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
 而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
 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
 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
 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
 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勾祠不候
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
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
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
密使勾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
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
特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
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園備其亭曰
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必先入陳備器于曰大

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
破軍上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
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壘翼日萬里尸
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櫛子
爲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
忠萬頃歷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卽
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掾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煥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
進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
州五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

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
 視幹辦公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
 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戶
 部郎官淮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為尚書省左司員外
 郎賜對乞祠不許七年遷必嘗少監以侍御史周
 言罷為福建提點刑獄十年差知寧國府
 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權
 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考公事疏
 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憫警
 省修德行政謹示群臣

禮畢杜於粒躋官賞宏闕於正路使內治明如
 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燿昭蘇世道昌明
 物情熙洽上以河續天命於謹告之餘下以固結人
 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
 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為判官開
 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
 吏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為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
 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
 加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

字四百一十八
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
元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叅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
視之且賜食復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叅知政事三年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
官不許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
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
台州言乞差煥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
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
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

以煥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以
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
乞致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
不許右丞相章鑑叅知政事陳宜中奏論留煥必
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煥兩請毋署省院公積不許
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僚臣以
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
奏煥單車絕江已至譚州山之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
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
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

宋史四百一十八
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
奏煥單車絕江已至譚州山之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
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
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

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
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
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
庾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
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
子朔日食煇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書晦冥者數刻
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充
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復思之公實在
臣乞罷黜以答天譴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

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兵又不許尋以平章事
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受災出督兵門否則臣雖
老無能為若教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
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
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煇或謂京學
之論實煇熖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二人煇與宜
中必難共處兼煇近奏乞免平章侍經進辭氣不
平誠有如今言者矣遂罷煇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
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煇為人清修剛勁似道歸
天台葬毋過新昌煇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

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
 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
 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
 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
 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
 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言是御史王應麟繳其劾
 黃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免之坐是削一官放歸
 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衣
 臥兵士至入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

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舉人多許可士
 大夫目為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接有
 賈人推其生特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大府道
 文譽寶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
 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
 橫甚宜中與黃鏞劉黻林測祖陳宗魯唯六人上
 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史兵衛劾宜中削其籍
 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三冠帶送之橋門之外
 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

有上書者前廊生者詳以牒報檢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令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戶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定為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舉五年召為崇政殿學士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

閩闕帥以

又階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為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遣使歸燕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燦為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燦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

水史四百十八

臺臣孫燦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李珣宜中以為
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珣方召入朝遽
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燦力爭以為當如燦叟議會留
夢炎自湖南入朝燦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
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燦進平
章軍國重事燦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
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
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
軍馬而不出督燦請以二丞相建閩吳門以護諸將
不然則已請行宜中

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燦奏

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願等指授臣不得而知
此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
而必為此請者蓋天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關
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
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燦等
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略
以為趙濟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
以報私恩令孤聚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首而
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數王信說而沮撓之似道

宋史四百十八

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倫命臨安府捕建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大皇太后自為書遺其毋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為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

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王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大皇太后不可宜中流涕請之大皇太后乃命裝俟并車給百官路費以去宜中不入大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教以為請顧欺我邪朕嘗珥擲之地遂閉閣群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丞相願期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徃伯顏將兵至皇亭山

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
州而其母死張世傑舁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
王立復以爲左丞相并燬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
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及二王累使召之
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
暹宜中爲人多術數少爲州縣生其父爲吏受贓當
黜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以爲黜吏
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爲提刑克愚郊迎宜中
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
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據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
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
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
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
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
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
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
尚爲賈似道所甚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
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
與權文效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

字三百九十一
付王燭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燭宜中
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
自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
戮力猶懼不逮所為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
燭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身貌豐偉
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高鼻嶸然自為童子時見學
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
然慕之曰沒不類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
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之政理浸愈天祥以法天下

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豪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
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
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
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為其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
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
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豪天祥不呈豪似

道不樂使其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鑿若
 水例致仕時年二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
 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
 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
 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
 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
 豪傑并結溪峒蠻酋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
 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
 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為烏合萬
 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

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
 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
 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
 謀立人象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
 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
 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
 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
 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
 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

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子盪鼙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斬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人言有進無退

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困者又同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入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四百八十五
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阜亭山丞相怒拘之借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巴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曾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

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計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今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

四百八十一
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糗美行入板橋立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
執杜許金應而去虞候張慶天中目身被二創天
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篋卒獲免募二樵
者以曾負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
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慧岩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
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叅謀趙時望與趙孟深
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等一軍取吉州劉洙蕭
月哲陳子敬皆自一軍

使兵寧都大元兵攻之淵兵敗同之事
物華叔顏斯立顏起嚴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
兵浚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
死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
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
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
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
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沐監軍趙
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
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

其半惟賴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
 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
 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
 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
 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
 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
 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
 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
 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東彭震龍張沐死於

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
 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盜
 聽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者甚眾臨刑洙頗自
 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
 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
 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
 屯鹿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
 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

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
 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濟道
 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
 眾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
 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自甘死杜澣被執以憂
 死惟趙孟榮遁張唐熊桂吳希爽陳子全兵敗被
 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
 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

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
 父母可平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
 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
 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
 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
 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為人臣者
 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
 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
 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
 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

宋史四百十一

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
 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
 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
 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
 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
 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真
 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上星犯帝坐疑
 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上主將兵千人

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
 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
 阿合馬命撤城帶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三疑
 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
 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
 相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
 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
 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
 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七

字九十三个

守身要傳卷之五十七

二十

李



